南唐書

冊一

南唐書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汲古閣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南唐書序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圭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攷證裨助良多且爲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鋟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昪系出憲宗四世閒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鍇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揜翳其閒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跡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

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駞犇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為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致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集賢大學士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序

南唐書音釋

習氏明晉紹漢比宋論乃章漢事失于陳志唐尚有

是書戚光旣校之弁音釋

本紀一之三　　南唐書一之三

烈祖第一　昪音弁日光貌明也又喜樂貌或作忭　憲宗第八子憲宗凡二十子見唐書宗室世系表　城昇州古金陵唐稱昇州城始東南跨淮水即今城也又見後周宗傳　蒜山在鎮江城西三里　捭闔捭通作擺開也鬼谷子有捭闔篇蘇秦學捭闔揣摩　銅駞橋即今金陵城東十里銅橋據五代史及金陵志駞衍文　茀音弗草多也詩茀厥豐草　南郊牛頭山有慶宮址相傳為是山見浮屠傳　太廟金陵志今乾明尾寺是其址　玄武湖見馮延己傳　鍾山在城東北十五里即蔣山東南之鎮名山也　迎鑾鎮見揚州　馬元康胡恢宋陽羨馬令祖太學博士元康世家金陵多記唐事書未成而卒令於崇寧閒繼成南唐書三十卷恢金陵人宋華州推官嘗篆太學石經博物強記藏否人物能詩○案南唐諸書有烈祖開基誌十卷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乙丑止昇元癸卯烈祖實錄十三卷內闕二卷吳錄二十卷並高遠撰遠傳書

未成卒焚其草故多遺落江南錄十卷宋太宗以徐鉉湯悅皆唐舊臣命撰之晁无咎曰王安石言鉉書
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曆數存亡論之於春秋箕子之義爲得也然潘佑以直見殺而鉉書佑
死以妄豈惟厚誣忠臣其欺君亦甚世多以此言爲然獨劉道原得佑子華所上父事迹略與江南錄同
乃知鉉等非欺誣也悅卽殷崇義避宋諱改姓因并易名江南別錄四卷宋陳彭年撰吳唐四主傳也南
唐近事二卷江表傳三卷並鄭文寶撰江南野史二十卷宋龍衮撰凡八十四傳江南館載二卷其序言
鉉等奉詔爲江南錄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槩皆不足以史稱而衮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
所遺於楚州其事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以類相從云鄭君序者皆不著名已上并馬胡二家
凡十一書惟陸游偏取折衷成此書也游亦不著名以他書考而知豈時以私著避也

元宗第二璟俱永切不音景逿字通作遡近濁唐天文志流星尾長丈餘出紫微入濁大
星自東濁際西流有聲如雷寶華音訓曰天與地際處曰濁案宋天文志有星出濁有星出東壁東北速
行至濁沒六月朔日食五分至西六刻帶二分入濁不見七月月食丑五刻虧見東北方食及二分半入
濁不見食甚及復五分月食戌一刻虧見東南方出濁未員六分在東井度中至五刻復以日月食朔望
出沒之際觀寶說益明矣又凡此書星變五代史通鑑皆不載蓋其史失之少微長垣各四

星在南方張度贇於倫切美好也瑫他勞切玉名郴慶林切琛暹纖榜音彭笞擊也漢
書榜笞又篣格彭考字通用一作搒霣通作隕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二十里周之捷時宋太
祖爲將孫晟卽孫忌信祖郭威卽帝位稱周追尊高祖璟廟號信祖訹雪律切音戌說
文誘也或作怵漢書怵於邪說如淳曰見誘怵也今俗猶云相謏怵謏音小
後主第三煜音燿耀也殷崇義見烈祖紀馬元康下暴張張通作漲漲亦通平聲江
淹詩雲霞肅川漲皖合版切山在舒州咼彥咼字書口戾也俗作喎不言是姓姓書無咼姓
但有過渦二姓並音戈過風俗通夏諸侯國氏焉漢有兗州刺史詡急就章有過說春秋寒浞處其子澆
于過謂之過澆少康滅之以封諸侯其地漢東萊掖縣北過鄉是也宋季有尚書郎最望出高平渦楚大
夫封渦因氏焉三輔決錄有扶風太守尚或以咼卽渦非也宋季猶有過最或曰卽過後世去辵如隨爲
隋爾亦非也鄭樵氏族略以古帝名爲氏者女媧之後有媧氏媧與咼音同而字近咼當是媧而去女文
爾案秋浦志載池牧守自唐康震蕭復至南唐鄭彥華咼彥凡九十五人惜彥事績莫考也鍾蒨
字德林案徐鉉王夫人墓誌王太原人家豫章蒨父司徒纘戎是邦因娶焉二子長懷建緜校書郎歷東
府掾以羣從百口家豫章辭祿公朝因除洪州都督府司馬文蒨也以屬詞敦行從事戚藩累登臺郎爲

集賢殿學士會中令齊王避親讓寵授錢臨川朝廷
憒選英僚以光幕府除撫州觀察判官授檢校屯田郎
中既拜而夫人疾亟以交泰元年卒于京師嘉瑞坊
官舍鉉又有保大九年送德林員外赴東府亞尹詩
序云鉉等餞于石頭城分題為詩蒨有賦山別諸知己
詩云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
嵯峨有意圖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
笙歌又克復揚州後以蒨輟待從攝尹正東府鉉等
分韻賦詩弟鍇亦與有序蒨有得新鴻別諸同志詩
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
風殘秋辭絕漠無定以驚蓬我有離羣恨飄飄類此
鴻之才譽亦可見矣但馬承信兄弟事未詳舊嘉
瑞坊在今城內東南隅蒨倉句切 **青山** 案郡志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淚下稽顙屢顧其一腹
後主命虞人守之其夕生二子還幸大理寺親錄因
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產二子因得減死山在城東
三十五里然城南四十里亦有青山但郡志所傳若頻迷爾 **膜拜** 膜長跪拜也音謨

唐年世總釋 凡七十二年

唐天祐元年 甲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溫弑帝立哀帝蜀仍稱天復 **二年** 乙丑蜀天復五年 **三年** 丙寅蜀天復六年 **四年** 丁卯蜀天復七年○朱溫篡位稱梁開平元年 **五年**○戊辰晉岐淮南蜀武成元年 **六年** 己巳晉岐淮南 **七年** 庚午晉岐吳岐王承制加淮南

楊隆演嗣吳王八年辛未晉岐吳○蜀永平元年梁乾化元年九年壬申晉岐吳十年
癸酉晉岐吳十一年甲戌晉岐吳十二年乙亥晉岐吳○梁貞明元年十三
年丙子晉岐吳○蜀通正元年十四年丁丑晉岐吳○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十五
年戊寅晉岐吳○蜀光天元年十六年己卯晉岐○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十七
年庚辰晉岐十八年辛巳晉岐○吳順義元年梁龍德元年十九年壬午晉岐同
光元年癸未晉莊宗復唐改元岐尋內屬二年甲申三年乙酉天成元年
丙戌明宗立改元○吳越寶正元年二年丁亥○吳乾貞元年三年戊子○漢大有元年四
年己丑○吳太和元年長興元年庚寅二年辛卯三年壬辰四年癸巳應
順元年甲午閔帝立遇弒末帝立改元清泰清泰二年乙未○吳天祚元年蜀明德元
年三年丙申○石敬塘因契丹立號晉天福元年○自天祐至是三十三年昇元元年
丁酉烈祖即位○古今之亂唐末極矣然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人心無絕也孰謂五季無君哉二
年戊戌○蜀廣政元年三年己亥○閩永隆元年四年庚子五年辛丑六年壬寅
○漢光天元年七年癸卯元宗立改元保大○殷天德元年漢乾和元年保大二年甲辰

○晉開運元年三年乙巳四年丙午五年丁未晉亡○六年戊申○漢乾祐元年
七年己酉八年庚戌漢亡○九年辛亥○周廣順元年十年壬子十一年
癸丑十二年甲寅○周顯德元年十三年乙卯十四年丙辰十五年丁巳
○北漢天會元年中興元年戊午初改交泰元宗十六年始奉周顯德年去帝號○自昇元
至是二十二年天祐至是則五十五年自武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天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國以存宗
祀周能世敦王道以賓之則三代之意也◯周顯德六年元宗十七年己未天子命城金
陵七年元宗十八年庚申○宋建隆元年◯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酉元
宗殂後主即位仍奉其正朔宋又始稱詔于唐三年後主二年壬戌乾德元年後主三年
癸亥二年後主四年甲子三年後主五年乙丑四年後主六年丙寅五年後主七年
丁卯開寶元年後主八年戊辰二年後主九年己巳三年後主十年庚午四年
後主十一年辛未五年後主十二年壬申六年後主十三年癸酉◯甲戌歲
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乙亥歲後主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自烈
祖至是三主凡三十九年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祀宋國隨之世梁猶祀焉宋之君

度不逮世宗矣

州軍總音釋 凡州軍三十八

昇 都金陵府以宣之當塗廣信并置蕪湖銅陵繁昌來屬及當塗爲雄遠軍復以池之青陽來屬與舊領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爲十縣也

溧

揚 東都江都府改江陽爲廣陵以海陵興化屬泰以天長置軍尋改曰建武軍改楊子曰永貞以其白沙鎮爲迎鑾鎮

雄 割揚之六合天長置

楚 以鹽城屬泰吳順化軍宋淮安

泗

滁 改永陽曰來安

和

光

黃

舒

蘄

廬

昭順軍

壽 清順軍

海

泰 以揚之海陵置領揚之興化楚之鹽城置泰興如皋

濠 定遠軍

通 靜海軍

雄遠 軍見昇州

潤 鎮海軍

常

宣 見昇州

□ 攝

池 康化軍置銅陵吳改至德爲建德

饒 永平軍置德興

信 置鉛山

江 □化軍置德安順昌湖口□流東流尋屬池改潯陽□德化

洪 南都南昌府□置清江改新吳爲奉□置靖安

鄂 武昌軍

筠 割洪之高安置上高萬載清江筠音□以南城置建武匀州以出竹名宋瑞州□□軍吳招武軍

袁 置萬載

吉 置龍泉

虔 昭信軍□瑞金龍南石城上□□□贛州

建 永安軍改忠義軍置歸化建寧

汀

劍 割建汀置

南 □□漳名以泉□□□泰屬

泉 清源軍

宋齊丘【第一】詩【凡三十四韻有曰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目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一日賢太守輿我觀稾籥乃陪烈祖登金陵城中鳳凰臺作今石刻王紹顏奉勑書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一聯小異昇元中敕立】

周宗【第二】臺城【六朝宮也在都城內北烈祖因築府就爲宮宋爲府治後爲行宮在今郡城內北志謂之舊子城郡城亦烈祖築子城郡城比古城皆近南爾】摺襆頭角【見李建勳等畫影皆輭裹公服一如盛唐也】

徐鍇【鍇音楷又音皆九江謂鐵爲鍇】諦【音帝審也】

邊鎬【鎬音好郴見元宗紀】

柴克宏【第三】頵【麇又音贇頭大也】

王會　弢【音叨弓衣也】

游簡言　讟【音讀怨謗也】

刁彥能　舉刀示先主【先主蓋舊書文嘗云烈祖也】

珍倣宋版印

鍾謨第四 沾沾自衒 沾音瞻輕薄也漢魏其傳沾沾自喜衒音縣說文自矜也

朱匡業第五 朱元叛元宗議親征 元本作烈祖今按其事正之

朱令贇 贇 見元宗紀

江文蔚第七 捨爵策勳 出左氏捨舍去聲

馮延己第八 顥 見上柴克宏傳 延魯 玄武湖 在金陵城北南唐近事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蔣山環聳左右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每栽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千云案湖宋王安石言開爲田今成平陸矣

孫忌 豆盧 姓出北地

彭師暠 暠字通作皓皜

韓熙載第九 梅嶺岡 在城南郡志謝公墓上有無字碑今皆失其處 慕容紹宗 案北史紹宗初事爾朱歸高歡歡命其子澄用之故目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

劉仁贍第十 壽州 本漢壽春周世宗得壽州徙其軍淮北下蔡改名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復以壽州故治立壽春縣隸忠正軍宋置安豐軍於壽春縣今安豐路也

潘佑 見上馬元康下

嚴續 胏附 見漢書劉向衛青傳肝胏相附著也附通作胕音副

張易 蒐莪 卽蘶莪蒐蘶古通 喑嘌 史記韓信傳喑嘌叱咤索隱曰喑於鳩切嘌烏路切懷怒氣也漢書作音烏猝嗟晉灼曰音烏恚怒聲也

郭廷謂 第十一 笮 通作筰音昨以竹索爲橋也字又音窄而義異

林仁肇 擿 音剔挑也發也漢趙廣漢傳發姦擿伏揚子擿埴索塗字又通作擿擲而音義異

盧絳 新淦 漢縣隋以屬吉州宋以屬臨江軍淦水出焉淦從水金聲古暗切

陳喬 脫屣 屣音徙孟子猶棄敝蹝也又通作躧屨不躡根也屣所寄切

李元清 第十二 趫 音驕善走也捷也

魏岑 怺 見上元宗紀作訹

元宗子從善 第十三 悁 縈緣切詩憂心悁悁蓋兼絹挂捐委之義

雜藝方士吳廷紹 第十四 飴 音怡錫也

潘扆 紫極宮 南唐近事扆後欲傳其法於人夢其飾怒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竊不復能劍云尋病終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金波園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冢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耿先生 爝 火乾也亦作炒焣 方山 在城東南三十里外吳葛仙翁所居有丹井一名天印山有寶華宮碑宮基經火正當井處故老云當時即焚之也

節義 史諜 諜通作牒札也漢志披圖諜

吳嬡 嬡音援女賢也字又通作娟 睟 祖對切子生一歲也

浮屠 第十五 身毒 身音捐又音乾毒音篤國在大夏東南今呼天竺蓋身毒聲轉爲天篤篤省作竺又轉爲竹音也 衣裓 語出佛書裓音刻字書衣裾也 牛頭山 在城南三十里即晉王導指爲天闕者

契丹 旃 俗作氊 賮 徐刃切會禮之財也通作贐漢書唐書作進

高麗 倭 窩 龜茲 音丘慈〇已上音釋姑据所知亦有特略之者加詳者幸觀者審焉

南唐書音釋

南唐書目錄

卷一　烈祖本紀
卷二　元宗本紀
卷三　後主本紀
卷四　宋齊丘列傳
卷五　周徐查邊列傳
卷六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

卷七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
卷八
王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
卷九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
卷十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
卷十一
馮孫廖彭列傳
卷十二
孟陳韓朱列傳
卷十三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
卷十四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
卷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
卷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
卷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
卷十八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

南唐書卷第一

宋　陸游　務觀

烈祖本紀第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惡帝不以爲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

及長身七尺方額隆準脩上短下語聲如鍾精采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温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温益愛之行密亦謂温曰知誥儁傑諸將子皆不逮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翃主論議曾禹張洽孫魴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十一年加撿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温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撿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温子

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楊氏驕淫失衆宋
齊丘納說曰知訓旦莫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
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卽日帥師
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
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東下悅服
吳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
射蘖剝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温雖
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屬于帝有徐玠者事温爲
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捭闔密說温曰居中輔政豈
宜假之宅姓請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
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温卒知詢嗣
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乃使人
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

令出鎮金陵如温故事吳命帝開大元帥府置僚屬
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乎我甲申即皇帝位改
吳天祚二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
仁壽節尊吳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
禪老臣誥追尊考温爲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
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
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
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都省東都尚書
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
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弘農郡
公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
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决者毋得詣闕

珍倣宋版印

許乙未降吳公主爲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
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
閩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
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爲吳王諸道副
元帥判六軍諸衞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爲
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
國君楊氏爲順妃丁巳追封長子景遷爲高平郡王
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立姪景邁爲
晉陵郡公景遂爲上饒郡公景邈爲桂楊郡公景逸
爲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
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郡公以景
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己未陞東都海陵縣
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皐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

表請置邸建康從之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
即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燕
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
追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
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
星孛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
子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甲戌詔臣僚三品以
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
朱文進來賀即位夏五月讓皇屢請徙居南平王李
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州州治爲丹
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己未漢使集
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即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

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爲平章事八月戊寅陞洪州瀟灘鎮爲清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褅盧古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駞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璟爲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齊丘平章事居詠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宗等表請復姓甲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從之丙寅至壬申齊王

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詔曰迺者干戈相尋地葬而不藝桑殖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輿祥殿復姓爲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廬如始喪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且尊臨詔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昪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王配崔氏曰平貞妃祖志曰惠宗孝

安王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懼弗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荊南高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于玄武湖西熒惑犯月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于鍾山命有司

作昇元格與吳令竝行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
至于閏七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
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勳所譔也丙戌漢人閩人來
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
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卒
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璟固讓從之丁卯月掩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
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日熒惑塡
歲星聚于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
京師賜酺內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壽二字違
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
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

珍倣宋版印

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于崇德宮故第也以聽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爲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埀拱殿朝陽殿爲福昌殿積慶宮爲崇道宮西都崇英殿爲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爲昇元殿後爲雍和殿興祥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翺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泰州刺史褚仁規五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曰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戚里靡循紀律敢黷彝章其

罷歸私第八月有星孛于天市長數尺七十日沒遣
使振貸黃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
使振恤安集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塡星退行在畢閏月甲
申朔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庚寅漢使區延保來
聘癸巳閩使尙食使林弘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
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左丞相太保宋齊丘
知尙書省事初齊丘累求預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
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劇務多在尙書省又求知省
事許之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爲鎭南軍節
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哀
廢朝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大
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

惑犯房次將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于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帝生長兵閒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

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盎暑月寢殿施青
葛帷左右宮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郎金陵治
所爲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元宗爲太
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木固有之但
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閒連年豐樂兵食盈
溢羣臣多請恢拓境土帝歎息曰吾少在軍旅見兵
之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
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藏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
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
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昔馬元康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下元
康謂之書恢謂之載記蘇丞相頌得恢書而非之曰
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繫於歲月屬於時君

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皆未嘗有天下而史遷著於本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紀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閏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是又非可法者也蘇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爲紀而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南唐書卷第一

南唐書卷第二

元宗本紀第二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祕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大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閤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巳旬日帝猶未嗣
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袞冕衣帝曰
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卽皇帝
位大赦改元不待逾年遽改元識者非之百官進位
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貸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
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鎭南軍節度
使宋齊丘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
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
使來弔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
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
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
八月乙卯立弟景遏爲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
于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

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踈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

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于蓋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是歲升建州延平津爲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己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

珍倣宋版印

爲福建宣輸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閩福州改漳州爲南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爲皇大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請命使者如長安脩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卽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

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沒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軍張巒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我師度淮攻正陽敗績

十二月泉州刺史劉從効兄南州刺史從願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自稱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秋七月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查文徽八月尚書郎周濬等三人奔漢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蕚表請師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援之冬十月越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蕚攻陷潭州弒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

歸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蕚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饑夏五月辛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執朗州節度使馬光惠歸於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爲朗州留後來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蕚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陷郴州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清江萬

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兗州之師敗績于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頴州郭瓊遺我壽州劉彥貞書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己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張巒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巒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

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
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益
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遯十一月劉言
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宋德權任鎬于太
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平章事馮延己孫
忌皆罷爲左右僕射十二月雩都令趙暹奔周洪州
大都督楚王馬希蕚來朝留不遣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金
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
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冬十月
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
脩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爲甚帝使親吏車
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强

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者不可勝數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譖以爲擅作威福帝大怒趣歸將沉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州而白水塘等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霣于西北聲如雷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契丹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閒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

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大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疋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遣園苑使尹廷範護還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遯帝遣閻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爲周人所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請爲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

都監張延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紹遯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于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蘄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郛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于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帝北還秋七月復東都舒蘄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急冬十月周人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爲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齊王景達自濠

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是役也所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贍病華副使孫羽等代仁贍署表降于周辛亥晝晦雨沙如霧夏四月周帝北還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

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雄
州刺史易文贇舉城降州天長縣也三月大赦改元
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爲天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弘
冀爲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帝次揚州辛卯遂至
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
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爲附庸周帝
始采唐報回紇可汗故事答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敬
問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
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汉川二縣在江
北亦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乞海陵鹽監南屬不許
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帝賜書許帝奉正
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己等
使周犒軍及買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

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
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
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己罷爲
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傅己
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賜國主御
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于周
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冬十月甲午周帝歸
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鎬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十
一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
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自盡齊
丘明年正月亦幽死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十與
舊錢竝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九月

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茲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巒于
宣州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
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賀于京師秋七月
遣禮部郎中龔愼儀朝于京師貢穊輿服御自是貢
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楊州節度使李重進
叛來求援不許十一月丁未太祖平李重進國主遣
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從鎰戶部侍郎馮延魯朝
貢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
子留金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
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于當塗至宋家
洑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棄輕舟奔

珍倣宋版印

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太祖以國主遷都遣通事舍人
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國主亦悔遷
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
障之復議東還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
漿嗅藕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
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隕于
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
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告哀
于京師且請追復帝號太祖許之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
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
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築館于廬山瀑布前蓋將
終焉迨于紹襲而止然自以唐室苗裔恥於斥大境

士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覆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旣已弗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爲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陳覺爲延魯輩用師閩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而爭天下與秦晉趙魏之師戰

于中原角一旦勝負其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其實
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

南唐書卷第三

後主本紀第三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嫌惟覃思經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尙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遂立爲太子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之張洎主牋奏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于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毁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王景遏爲江王鄧王從鎰爲韓王立弟從鎰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無職事者

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
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于京師奉表陳襲
位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秋九月太祖遣鞍轡
庫使梁義來吊祭冬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來
賀襲位初元宗雖臣于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
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二月置
龍翔軍以教水戰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度使
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効卒子紹鎡自稱留後四月泉
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師太祖放降卒千人
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京師
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槖駞三月太

祖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
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即以洪進
爲節度使秋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
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還江南者還其故土十
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
四而行其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末年銅錢一
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命吏
部侍郎脩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
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
就國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
黜秋八月太祖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
立子仲寓爲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

寓卒國后周氏已寢疾哀傷增華遂亦卒十一月太
祖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
度使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太祖遣染
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愼儀持書使南漢約與
俱事中朝九月愼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
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
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米麥十萬石冬十
一月立國后周氏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珍倣宋版印

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
義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于漢陽
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
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
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二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
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
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
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
初金陵殿闕皆設鴟吻元宗雖臣于周猶知故乾德
後遇中朝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

降諸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
國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
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
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閏月癸巳太祖命進
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
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國主遣戸部尚書馮延魯
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國主聞
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
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
與戸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爲事皆由平始先以
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
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閤門使梁迥來使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竝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愼修貢買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爲守備

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遺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衎爲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生軍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

珍倣宋版印

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衞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彗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爲栰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

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遇傾火油焚
北船適北風反熖自焚我軍大潰令贇及戰櫂都虞
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蹙王師百道攻
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
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城陷將軍咼彥馬承
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
蒨朝服坐于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
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
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于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
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
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殂年
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

珍倣宋版印

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獵于青山還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非車駕所宜臨幸請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于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楡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

際降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旣合內外隔絕城中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眞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于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南唐書卷第四

宋齊丘列傳第一

宋齊丘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高駢表傳爲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丘因騎將姚克贍得見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祕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徹之獨與齊丘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或議不合

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獨惡其爲人每欲
進拔輒不果浮沉下僚十餘年義祖末年議者多請
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聞之亟欲自請出鎭齊丘
請徐之俄而義祖殂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
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
丘自以資望尚淺或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
葬因入九華山累啓求致仕不許時元宗已爲大將
軍烈祖以吳主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丘託不
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
鎭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丘左右之初烈祖權位日
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主謙恭無失德烈祖懼羣
情未協欲待嗣君與齊丘議合已而都押衙周宗揣
微指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本

珍倣宋版印

自己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纔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疎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國給之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臥家不預勸進烈祖既受禪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

矣烈祖優容之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
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勸進書烈祖卻
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丘頓首謝自是
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絶吳太子璉婚久之
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
祖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
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
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寖復委任兼知
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
律德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
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將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
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吏夏昌圖盜庫金
數百萬特判傳輕典烈祖命斬昌圖齊丘慙稱疾求

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
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丘酒酣輒曰陛下中興
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
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齊丘詞色愈厲曰臣爲游客
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
明日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
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
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
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
視事元宗卽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
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己延魯魏
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人謂之五鬼
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于元宗而岑覺又更相

攻於是出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怏怏力請歸
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
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
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
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
或謂齊丘先帝勛舊不宜久弃山澤遣馮延己召之
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
衞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
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覺
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丘
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丘方且怒韓熙載議
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
丘爲太師領劒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與謀難

齊丘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饟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弃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丘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于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丘之黨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丘專大柄則可以無患覺乃乘間言宋公造國于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丘大銜之會鍾謨使還挾周以爲己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

報仇屢陳齊丘棄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于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墻給食餓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繆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爲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譎造虛譽植朋黨矜功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溢猶不知懼狃於要君闇於知人釁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齊丘以反間死方五代之際天下分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之間以不仕爲得而馮道有

重名於中原齊丘擅衆譽於江表觀其人可以知其時之治亂矣周師之犯淮南齊丘實預議論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丘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丘殺之故其黨附會爲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丘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南唐書卷第五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閑於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治烈祖鎭金陵爲都押衙時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于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閒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請閒曰若主上西遷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丘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

丘齊丘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副使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烈祖受禪宗躐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燕道舊爲樂他將相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澹然畏遠權勢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丘黨雖日譏之不能害久之乃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蹭蹬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

馬押衙士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擢襆頭腳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馮延魯代爲留守會周師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于周人束縛桎梏僅得免死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爲異俄而宗病卒年七十餘宋齊丘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女皆爲後主后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詞卽召見命視草詔

宗嘗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爲其佐延休
弃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
江都少尹卒二子鉉鍇遂家廣陵鍇四歲而孤母方
教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
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
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
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于烈祖未及用而烈祖殂
元宗嗣位起家祕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
義爲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鍇竊議之崇義方得君
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
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
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
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

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
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鍇
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
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
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遲之鍇頗快快簡言
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鍇所爲鍇大喜乃起謝曰丞
相所言乃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
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
褒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鍇酷嗜讀書隆寒烈
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
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
既久處集賢朱黄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
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于此耳江

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鬱鬱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鍇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閭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

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于旁邑稔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以文徽爲其判官或獻玉盃知諤喜酧以錢百萬趣開宴出盃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于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

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
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
州皆歸延政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别將屯邵
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軍聲大剉元宗遣何
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
將孟堅使濳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傅
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
叛志矣元宗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
建州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
福州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劒州刺史陳誨
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
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百人
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其城陷伏中

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
馬先進于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置酒
寘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
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
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
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
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
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
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弈棋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
元方斂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
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
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
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

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
稱於時道從兄陶及事後主國亡入朝仕至祕書少
監知審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
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
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親疎之間異
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氏至今
爲海陵望族許國籥皆其後也
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
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
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事之會州
境羣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
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
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

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
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引與
定計刋木開道襲白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
降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
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
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
虞候從文徽行然衆纔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
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
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
騎繚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
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
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蕚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
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

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
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于金
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彬州鎬出兵
爭之敗績遂失彬州鎬懼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
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爲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然
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
竭土地既歸我馮延己爲相矜平楚之功不欲取費
於國專掊歛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
日飯沙門希福紀綱頹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歸以
其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于楚之降卒偶
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顔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
校孫朗欲殺紹顔紹顔匿圂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顔
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顔據湖南歸中

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鍇出衙兵與鬬勝負未決鍇命吹角亂兵少以爲將旦亟斬鬬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逵周行逢來攻鍇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傾意信之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鍇爲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世宗乃歸鍇卒于金陵

南唐書卷第六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傳第三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郎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羸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笑自如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譬書至武王謀可將者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

夜兼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遯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于旁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唐莊宗

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出鎭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大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衎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衎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衎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

屬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旣卒太常言準
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講求優典禮官
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
烈葬給鹵簿子鄴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刺史
略地至建州道經嶮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殺
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典親軍出
爲滁州刺史暴猛狠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
優容之聞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
稱其好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昪元六年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
父仕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圮不
治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

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弈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弘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效死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是非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

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
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
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
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
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于常州斬萬級獲
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
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
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
自表其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
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死詔暴其
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
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敬洙

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焉顧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視事退閱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卽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伺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于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

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蕚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還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逵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丘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

珍倣宋版印

第門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鞏持節册贈鄂州大都督左衞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弢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任爲陝州司馬從父愼思擢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

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
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
侯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
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
廷劾之强豪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
知得盡己才感槩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
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稱職
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爲姧利元宗輔政謂人曰
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
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
年財五十餘人猶以爲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
事烈祖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
賜良藥旁午于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衞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于鎮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于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謚曰匡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

戸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
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
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
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
言龢言父恭嘗爲鄂州林洪掌書記洪擬成朱温篡
弑恭預其謀龢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
挾私忿謗讟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
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于錢塘仁澤見吳越王
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
越羣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龢言龢言不辭見其
子慫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
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西都監國以龢言爲輔
龢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

事主無徵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餉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托必固違咈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于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于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

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
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
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
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劍士室中彥能行
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
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摘語烈祖烈祖亦馳去
知訓取佩刀授彥能使追殺之及于途舉刀示先主
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
使事知諫于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還至
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
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
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
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

嘗與李建勳相答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裎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衎事後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擢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國亡入朝仕至兵部郎中直祕閣崇文院撿討淳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衎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珍倣宋版印

南唐書卷第七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初爲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祖踈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

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下價市丹砂惡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太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饒勇事吳武王從劉信平虔州有功爲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爲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爲之備及保太末周人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

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
保大中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
浮躁沾沾自衒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
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
惡則合若符劵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擿使軍帥王建
封上書歷詆之請選用正人元宗大怒謂建封武人
握兵不當輒議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
市謨德明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
奏事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宅
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部侍
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元宗雅稱兩人有
詞辯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貢御服及犒軍

牛酒世宗前知其欲以口舌游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苗裔衣冠禮樂異於它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又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旦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遺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宋齊丘力詆割地爲亡益陳覺言德

明賣國以悅敵不可赦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都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及孫忌之死也謨亦在召中得不死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爲世宗聽其言江左可籍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之死皆出其計又自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子弘冀參總庶政謨薦其客閻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元宗遇之亦寖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預其事至

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謨面詰其狀鎬
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之
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
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
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
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
母弟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
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善才
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
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
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病
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愴巒出爲宣州副使建
隆元年正月元宗聞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

謨死問曰卿昔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戀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不嫁爲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洞眞宮召守一爲道職云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弈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

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
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宫有過失夢
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悦終以諒直多之及即
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
惡其不附己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
召爲戸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
宣政院於内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
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己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
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
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
於元宗求爲長史拜戸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
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己卒
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

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爲衞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曲爲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喑嗚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棊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五頃放

珍倣宋版印

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温天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沖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神僊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祕書郎與元宗遊

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毋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祕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沅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山四十年衣食乏絶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

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於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牕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闚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

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素嗜鮓乃使人僞言賣鮓
至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
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
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斸而餌之不
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丫結被褐與老嫗
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
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
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爲祕書郎夢孫
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
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
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爲不情不之許也求不已
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

趨走庭下矣曰此此素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
白縣署正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
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常治事於此鬼
神有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
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
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
潔衣冠視膳羞毋食既徹爲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
斂袵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
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即沽
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
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
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

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秃者焉酒秃姓高氏駙族子棄
家祝髮博極羣書㑹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後
主召講華嚴梵𦤎行一品賚金帛甚厚玄寂郎日盡送
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
秃酒秃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
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南唐書卷第八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第五

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爲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爲節鎮代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怪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

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場連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者七日歛以衮冕及上方秘器諡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徐遊知誨子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爲首後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郡公燕飲則流連酣詠更

珍倣宋版印

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閑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士不悟也遊有巧思敧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爲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鍇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篴取己及兄鉉并遊同納篴中篴之鍇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鍇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怨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

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歛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訹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

殺之沖敏棄市未幾岑見沖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
天數月竟死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褁甲爲內應旣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閒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

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謹烈祖嘉之嘗
陞堂拜其父閑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
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
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人故
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
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二百人持大劍
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
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
州節度使武王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
猶以舊功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
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

珍倣宋版印

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鏬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撿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趫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饟奈何

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
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
議乃與戰棹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
爲大栰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
梁會江水涸舟栰艱阻王師得設備比至虎蹲洲合
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
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
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赴火死糧米戈
甲俱焚無孑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
絶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
朱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
士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閒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

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剌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又涉武昌自南唐與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為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

彬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
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
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
書眞僞不可知刺史不忠欲汚吾州爾輩能從我死
忠義乎衆皆曰善乃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譟入攻彥
賓彥賓懼逃簷霤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
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
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
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
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
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
始陷衆猶巷鬬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尤多死則臥
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

珍倣宋版印

怪也即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狗豕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鷟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鷟鷟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鷟太祖薄鷟罪徙知饒州民家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

盜自洗湔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
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
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
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
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爲吉州刺
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相
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
與人鬭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
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
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料歛文籍所留田稅
簿而已袁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
史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
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

忠見之曰乃汝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
慚憤死茂忠還朝病金瘡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
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宋齊丘辟置幕中十餘
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己而匡舜
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
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
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
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
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
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
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
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

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
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
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橋成牓遷刑部侍郎
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
年七十五謚曰貞
睦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刺史
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招納
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
蛇遶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懾撫案叱之雷電遽散
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
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既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
爲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
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

珍倣宋版印

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得調卒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珍倣宋版印